

彩虹落在春晓大地上

——记裘岙、双狮、凤山三村

□童鸿杰 文/摄

如果彩虹有归处，它一定愿意落在这片田野上——因为比七色霞光更动人的，是霞光所照亮的一个个普通村庄：裘岙、双狮、凤山。它们藏在宁波北仑春晓的群山之间，曾经被泥泞小道、塌败凉亭和“翻山越岭才能走出去”的记忆包裹着；如今，宽阔的马路修到了家门口，公交车站落在村口，新茶不出村就被抢购一空，大樟树下飘着咖啡香和丰收的笑声。这不是童话，而是我追寻彩虹足迹，走访这三个村庄看见的真实模样。



双狮村



裘岙村



宣化禅寺的山门

1 裘岙：绣球山下，玉笋飘香

彩虹下的第一个村庄如此美丽，比如眼前的球山村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村口有座山很像一个绣球。村里的人多数姓裘，所以也叫裘岙——我妻子的外婆家就在这里。自古以来，裘岙有灵气：果树、茶树、毛竹，各种林木尽收眼底；金柑、茶叶、竹笋，各类特产不胜枚举。

裘岙的竹笋叫玉笋，故事堪称传奇。相传，明朝万历年间，村里出了一个裘孝兴，16岁得秀才，18岁中举人，后入京为官。当时严嵩独霸朝纲，裘孝兴暗中搜集罪证，可惜走漏风声被砍了头。后来严嵩被铲除，嘉靖皇帝得知裘孝兴的忠心，赐金头一颗，命京官护送灵柩回乡。乡亲们悲痛之余，拿出竹笋，说是“玉笋”，请京官带回京城。皇帝吃了龙颜大悦，下旨年年春天要到裘岙取玉笋。从此，“裘岙玉笋”名扬四方。

30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到裘岙。当时路况不好，弯弯曲曲的小道绕啊

绕。好不容易进了村，路也是不平的：东一块石头，西一片碎瓦，偶尔几块平整的石板，中间还留着很长的空隙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黑漆漆的淤泥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春晓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，包括裘岙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在内，各个村庄修了路、建了桥，还建起了文化礼堂。2007年溪岙岭隧道打通后，交通更是便捷了不少。你看，公交车站都修到了家门口：外观简约而不失大气，清晰的指示牌让乘客轻松找到目的地，站里还有两排舒适的座椅供人休憩，连座位旁的垃圾桶也摆放得整整齐齐。

宽敞明亮的大马路，真的造福一方。今年清明节前，裘岙的几户人家做了新茶，担心卖不掉。没想到收茶叶的人直接从城里开车过来，把新鲜制作的“草青”（春茶）全部包圆了。当时，我妻子的老舅公——一位90岁的老人——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丰厚回报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2 双狮：大樟树下，幸福花开

过了裘岙往左拐，就到了另一个美丽的村庄——双狮村。双狮现在是北仑著名的民宿集聚地，大樟树下的农家乐，也是很多人打卡喝咖啡的地方。

你看，大树上的彩灯刚刚亮起：“百丈飞瀑泻碧天”“人间仙境春晓寻”“行看鸥鸟出碧浪”“春晓煮茶生古意”，那些字符像一串串可爱的精灵，扑闪着眼睛，向你微笑致意。

大樟树下，几位叔叔阿姨正热火朝天地聊着丰收的话题：“今年的土豆都卖完了吗？”“早就卖掉啦。”“这么

好？”“咱们书记带的头，还能骗你啊！”“那明年再多种一点啊！”他们的对话简短而铿锵，像一首幸福的歌谣，散发芬芳。

双狮村旁边，是东盘山的游步道，看起来比外面的马路还宽敞。当年，这里只有一条山路能够走出去。妻子和我说过好几次：小时候，母亲背着小小的她，去霞浦走亲戚，一路上翻山越岭。“妈妈，怎么还没有到啊。”“快了快了。”“妈妈，我好累啊。”“那妈妈抱。”“不要妈妈抱，下山会摔倒的。”那一段狮子岭上的对话，每次听到我都会鼻子发酸——当年的山里人，吃的苦真不少。

青色的瓦片，灰色的屋脊，红色的院墙。游步道旁边，忽然出现一幢显眼的建筑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“横溪庙”。横溪庙名副其实——庙前横着一条清澈而不湍急的小溪，诗意的流动中，小小的浪花追逐嬉戏。多美的溪流啊！它从东盘山上而来，向着大海的方向而去。有了这清澈的水流，一片片农田里，种子正在发芽，果实次第登场，五谷丰登的景象，铺展在每个村民脚下。



双狮亭

3 凤山：古寺钟声，溪水长清

彩虹下的第三个村庄，是我今天的目的地——凤山村。

凤山村历史悠久。村里的“宣化禅寺”，渊源可追溯至古宣化府武康县，也就是今天的湖州市德清县。相传南宋理宗绍定年间，当地大旱、瘟疫流行，寺庙门庭冷落，又遭大火，最后只剩一个小和尚。一天傍晚，一个白发老妇在寺前跌倒，小和尚把她救了。当晚，老妇问小和尚为何留在这里，他说以寺为家，只愿香火兴旺。老妇告诉他可去东海之滨重振宣化寺，说完化作观音法相而去。第二天，小和尚背着宣化寺的匾额朝东海而来，一路历经艰辛，到了凤山村，发现村后的地形与菩萨描述的一样，就在这里开始化缘，很快建成三圣殿、地藏殿和僧房，让宣化寺重新焕发荣光。

第一次来凤山村，是在1996年。我骑着摩托车，从小港到霞浦，再到柴桥，然后沿着紫石、昆亭，不知拐了几个弯、过了多少桥，最后翻过一个高高的山脊，总算到了岳母家。那时候路况不好，下车时发现摩托车后座上的头盔也掉了，大概是一路颠簸，把绑带给震松了。

当时的凤山村环境不太好，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也很少，一些巷子的拐角堆着很多垃圾。到了晚上，蚊子嗡嗡地吵得睡不着。第二天回去时遇上大雨，偏偏又没带雨衣。

好不容易看到路边一个凉亭想歇歇脚，却发现已经倒塌了，几根石条横着竖着，亭子两边茅草杂生、荆棘满地，一看就是无人打理。

眼前的凤山村早已大变样：路变宽了，绿化做好了，学校的新校舍一排两排，呈现着新面貌。更可贵的是，溪水还是那样清澈，把一户户人家的花园环绕。花园里，草木的芬芳连带着溪水翻卷的湿气，让人忍不住大口呼吸。

路过村里的大桥头，溪坑里的锦鲤好像更多了，它们排着队游来游去，真有趣。好多阿姨在坑边的凉棚下，一边聊着家常，一边浣洗自家的衣服；一些叔叔伯伯坐在凉亭的石桌边打牌下棋，真惬意。

在惬意的感觉里，我抬起头——咦，什么时候，彩虹已经悄悄隐去？留在天边的是橙黄的夕阳。夕阳西下，晚风从山梁上缓缓吹起，大地上的色彩益发浓郁：红红的，是西边的红枫；黄黄的，是东边的晚稻；北边有一片翠绿，南边篱笆上的牵牛花紫气盈盈；我还看见许多粉色的花，在绿色的草丛间绽放……

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七彩霓裳落大地。这一刻，田野之上，到处都是彩虹的踪迹。又或者，这生机勃勃的田野，这富饶安详的村庄，比天上的彩虹更加美丽。